

(三十一) 吉慶圍鐵門的故事

錦田吉慶圍是錦田鄧族五圍之一，鄧伯經於明成化年興建，清代再加建青圍牆，以防盜賊。

吉慶圍四周，圍牆高達二丈，四角都有炮樓，可察敵情。牆外本有一條護城河，現已填為平地。

吉慶圍有一對連環大鐵門。這對鐵門有一個曲折離奇的故事。它曾經被英人作為「戰利品」帶走，運回英國，二十六年後才歸還。

要講吉慶圍鐵門的故事，首先要從英國人接管新界的歷史講起。

一八九八年四月，英國政府強迫清政府允許擴大香港界址。當時任職總署大臣李鴻章，乃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公元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與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Clauus MacDonald）在北京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要條》。從此，英國取得新界的租借權，為期九十九年。

英國政府為了提早接管新界，也沒有通知清政府，一意孤行，於四月十六日，即比原定日子提早一天，由駐港英軍司令加士居和輔政司駱克到大埔洋涌山頭舉行升旗儀式。鄉民根本不知道英國接管新界的事。鄉民獲悉後，極為憤恚，群情洶湧，與駱克理論。駱克乘混亂逃脫，匿藏於荒山之中。

英國政府派兵鎮壓，演變成鄉民抗英運動。大隊英軍開入大埔，在兩艘英艦炮火的掩護下，猛向集結山頭上的鄉民挺進，並且不斷的向鄉民亂槍掃射。雙方展開殊死戰，戰情激烈。鄉民只憑滿腔熱血，又未有經過軍事訓練，一旦與英軍交戰，最後終於落敗。在猛烈炮火下，鄉民傷亡枕藉。

大埔戰事結束後，英軍四出捉人，又派兵到錦田吉慶圍搜索，以「藏匿莠民」作為藉口，但遭遇鄉民負隅頑抗，並且關閉鐵門。在圍村外的英軍，當堂大發雷霆，立即發炮向圍村內猛烈攻擊，一時炮火連天。圍村內有不少滿腔熱血青年，為保家守土，不惜用血肉築成長城，來抵擋英軍的槍炮，前仆後繼，視死如歸。許多青年，就這樣的壯烈犧牲了。

英軍攻破吉慶圍，闖入圍村裡，大肆搜索，又把鐵門拆下，作為「戰利品」運回英國。放在蘇格蘭一座私人別墅裡展覽，供人欣賞。

後來，香港政府順應錦田鄉紳請求，於一九二五年將這對鐵門從英運回香港，歸還物主。同年五月二十六日，由港督史塔士主持歸還鐵門的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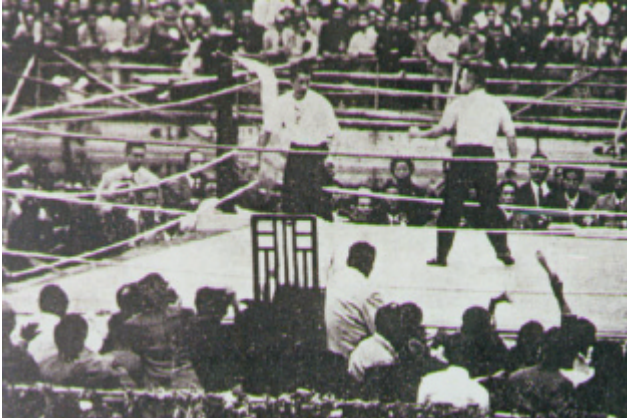
錦田逢吉鄉「妙覺園」裡，有一座稱為「英雄祠」大墳。其實是一座亂葬崗。就是埋葬當年被英軍殺害的捍衛家園壯烈犧牲的無名英雄！他們大多數是吉慶圍青年。

這「英雄祠」墳前，橫題「極樂世界」，中書「義祠」。祠內供奉兩塊木牌。一塊黑色，一塊白色，代表鄧姓和外姓。旁邊有副對聯，寫：「早達三摩地，高超六欲天。」

這些慘遭殺害的青年，他們的屍骸都是慈善機構「同福堂」的人收殮。
當年，英軍炮轟吉慶圍時，殺死不少人，致山野屍堆如山。起先，沒有人敢去認領，屍體丟棄在山邊草叢中，任風吹雨打，曝屍於野。
直至一九三四年，才由「同福堂」人員，把全部骸骨，一併收殮在這「英雄祠」裡。
聽了我這個吉慶圍鐵門的故事之後，不知道讀者有何感想？

(三十二) 吳公儀和陳克夫擂台比武

一九五四年，本港曾經出現一樁吳公儀和陳克夫擂台比武新聞。這樁轟動省港澳的大新聞，雖事隔半個世紀，但至今仍為老一輩的人所津津樂道。



吳公儀和陳克夫於擂台比武

吳、陳比武，先通過報紙筆戰掀起序幕，繼而相繼在澳門比武。這場比武，一共打了兩個回合，結果和氣收場，但是這場武林世紀之戰，對後世影響深遠。吳公儀和陳克夫比武的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上擂台比武兩人，在國術界身份極高。一個是太極派掌門人，一個是白鶴派掌門人。兩人在省港澳國術界中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對這場武林世紀之戰，作為新派武俠小說開山祖師的梁羽生事後在所著一篇「與武俠小說的不解緣」文章中是這樣述：

「吳陳比武事件，發生於香港。比武的地點則在澳門。這是兩派掌門人之爭。太極派的掌門人吳公儀和白鶴派的掌門人陳克夫先是在報紙上筆戰。筆戰難分勝負，於是索性簽下『各安天命』的生死狀，相約到澳門比武。擂台設在澳門。這是由於香港禁止打擂台，而澳門不禁之故。」(註一)

一月十七日下午四時，這兩個武林高手正式在澳門的擂台上見個高下。由於他們兩人都是一派的掌門人，因此十分哄動，當堂吸引了很多人去觀戰。那天觀戰者有五千人，連澳門政府要員亦為座上客。高慶坊快活樓茶店酒館的生意特別好，座無虛席。

吳公儀和陳克夫在澳門舉行擂台比武，由何賢擔任公證人。

第一回合開始，陳克夫馬上搶攻。吳臨危不亂，瞬即反攻。吳氏發右拳擊中陳肩部，又飛腳掃中陳腿部。時公證人鳴笛，結束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陳氏展開反攻，攻勢凌厲，一拳擊中吳左手。吳氏出拳快如電，中陳胸、腹和手部。陳氏乘機飛腳掃吳。吳氏退後閃避，並還以飛腳。

這時，台下有些觀眾，目擊陳氏流鼻血，為之譁然，要求停止比武。公證人何賢見狀，隨即鳴笛，宣佈結束第二回合的比武。

吳陳兩人，在這兩個回合的比武當中，打了三分鐘。結果，雙方和氣收場。(註二)

吳、陳比武過程，雖然只是短短的三分鐘，可是在這稍縱即逝的一剎那，已為武林界擦出了燦爛的火花。從此，在文壇中掀起了一股前所未見的新派武俠小說的浪潮。

吳陳比武之後的第三天，梁羽生的第一部新派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開始在新晚報連載。翌年，金庸也在香港商報刊載他的處女作「書劍恩仇錄」。這兩人和台灣古龍，在新派武俠小說中鼎足而立，各領風騷數十年。

歸根到底，新派武俠小說之崛起，無疑是受了吳陳比武這一場武林世紀之戰的影響。可以說，吳陳兩人這一打，開闢了新派武俠文化的新天地。

在這新天地裡，除了新派武俠小說之外，在電影領域中，胡金銓的「龍門客棧」、張徹的「獨臂刀」，都能夠替新派武俠電影大放異彩。此外，由新派武俠小說改編的電視劇集，亦頗受市民的歡迎。

註一：請參閱《武俠小說論卷（下）》中的梁羽生著：「與武俠小說的不解緣」。

註二：請參閱筆者、龐信強等著《香港飛躍七十年》中的「吳公儀和陳克夫擂台比武」事件。

(三十三) 香港曾四天供水一次

生活於廿一世紀的香港人，如果聽聞樓上住戶對你大呼：「樓下門水喉！」你一定感到很驚訝。其實，早期香港，「樓下門水喉」之聲，隨處可聞。特別是六十年代鬧水荒時期。這不是「天方夜譚」。

早期香港遇？嚴重水荒時期，樓上的住戶，需要取水應用。惟因水壓不足，水喉水上不到樓上，因此，他要探頭出窗外，向樓下住戶打個招呼：「樓下門水喉！」這「樓下門水喉」的口號，已經成為當時香港一片水荒聲中光怪陸離的現象。本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水荒，發生於一九二九年。當年天文台錄得本港全年只得九十九點八二吋的雨量。那時本港人口共八十萬人。

一九二九年四月，本港發生大旱。全港六個水塘中，有五個已乾涸見底。政府由五月中旬開始，實施七級制水措施。全港八十萬居民，每天只靠三百零六個街喉供水兩小時。七月初起，政府特別成立一個緊急委員會，尋求解決嚴重水荒的方法。港府更採取英明果斷的措施，宣佈停止所有水喉供水，諭令全港居民都要到食水供應站排隊輪候取水。

同時，為了解決食水問題，火車廂大派用場，九廣鐵路那些一卡卡的火車廂，臨時被改成密封水箱。運水隊就利用這種運水火車，像快馬般奔馳到深圳河，載食水回港應急。另一方面，又派船隊到珠江口汲取淡水運回本港應用。

本港實施七級制水期間，當局又在港島干諾道中一帶海旁，建設一些大水櫃，以代替街喉供水。港府為了解決全港食水問題，的確傷透腦筋，施展渾身解數。但是，收效不大。水荒仍繼續惡化。

政府亦鼓勵居民到外地運載淡水。有些人甚至駕艇到海邊山澗水源充沛地方，運水回港販賣。當時，上環三角碼頭海面一帶，就停泊幾艘滿載淡水的船。岸上亦擺？一桶桶待沽的食水，每桶售價由四仙至六仙不等。

因為本港旱災依然繼續，水荒情況亦未見改善。有些投機份子，乘機發食水財。他們利用水艇，到寶安縣境內運水來港販賣。「食」水很深，每桶水漲價至二毫。當時，香港的居民，不堪受到制水的困擾，被迫回鄉避難。提到走難，以前只聽人說，走難，大抵逃避戰禍。人們為了逃避戰爭，於是牽妻挈子，逃到安全的地方。曾幾何時，聽人家說過，為逃避水荒，跑到別的地方去？

而事實上，一九二九年，本港發生嚴重水荒時期，這個擁有八十萬人的香港城市，竟然有二十萬人紛紛返回內地避難。這不是「天方夜譚」。

港府為了改善本港水荒的情況，曾經作過一項人工造雨的試驗。同年六月十八日，飛機師駕？一架小型飛機，飛上天空，同時把機上八百多磅的磁粉，散播在七千五百多呎高空，期望利用這種人工造雨的試驗，讓天降甘霖，一連試驗兩次，可惜都失敗。

另一次嚴重的水荒，發生於一九六三年。那時，本港曾實施「四天供水一次」的

措施，那時街頭巷尾街喉，都大擺水桶陣。每個家庭廚房，也擺滿大大小小的水桶，有如星羅棋佈。

一九六三年，大欖涌水塘已建成，長期受水荒困擾的市民，以為從此可以鬆一口氣，不再受到水荒的威脅，不料就在當年的夏季，本港又發生嚴重的水荒，政府不得不實施制水的措施。

政府宣佈由一九六三年五月二日起，每天實施供水三小時；五月十六日起，實施隔日供水四小時；六月一日開始，政府更進一步實施制水措施，每隔四天供水一次，每次供水四小時；政府又租運油船到珠江口運載淡水回港應急。

每到開喉的時刻，家家戶戶，都全家大小總動員，攜帶水桶、水缸和面盆，預先到街喉霸位。那時，凡有街喉處，必出現人龍，大擺水桶陣。

家裡裝置有水喉的，因為每隔四天供水一次。因此，臨到開喉的關鍵時刻，居民都同時扭開水喉，影響水泵的壓力，致使水喉水無法上到大廈高層。那些住在高層的居民，發覺扭開水喉，涓滴全無，無不叫苦連天。於是，探頭出窗外，擘開喉嚨，大聲呼喚樓下的住戶：「樓下門水喉！」那時，「樓下門水喉！」之聲，此起彼落，不絕如縷。這句口號，已經成為當年香港鬧水荒時期的一大特色。

當年，木屋區居民，對於實施四天供水一次，嚐過滿身臭汗，因無水沖涼，「醃鹹魚」睡覺的滋味，印象難忘！

當年木屋區居民，特別是在炎熱的夏季日子裡，他們白天外出工作，晚上回家。本來想洗個澡才上床。但為節省食水，只用面盆盛少許清水，用毛巾擦身。算是「沖涼」了。有時雖然滿身臭汗，身子像「醃鹹魚」，就這樣上睡覺，也是家常便飯。同時，記得珍惜水，抹過身的水，切莫倒掉，要留下來作為洗衣服之用。

每隔四天供水一次措施，維持了將近一年，直至一九六四年八月中旬，因連場豪雨，全港水塘滿溢。因此，政府終於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恢復全日供水。

(三十四) 香港首份報紙和刊物

本港第一份中文報紙是《中外新報》，它是於清咸豐八年（公元一八五八年）出版。第一份中文報刊更比《中外新報》早了五年出版。它就是《遐邇貫珍》，創刊於咸豐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年）。

《中外新報》不但是本港第一份中文報紙，同時也是我國歷史上最先出版的報紙之一。它初時名義上是英文報《孖刺報》(Daily Press)的中文版，但實際上是由華人主辦，為求方便而依附《孖刺報》。(註一)

關於《中外新報》的誕生，其實是由於一套中文鉛字衍生出來。

當時有一個來自倫敦傳道會的牧師，在廣州編了一本「中華字典」，交給香港《孖刺報》排印；《孖刺報》鑄造一套中文鉛字來印刷這本字典。字典印好了，這套中文鉛字，卻被束之高閣。

伍廷芳是香港立法局首位華人議員。他覺得這套中文鉛字，被丟在一邊，不予善用，實在有些可惜。因此，他與《孖刺報》負責人商量，並建議出版一份中文報紙。在伍廷芳的穿針引線下，一撮即合。《中外新報》就這樣的誕生了。

據戈金權在《中國報學史》記載：「香港之孖刺報，於民國前五十四年（咸豐八年），即西曆一八五八年，由伍廷芳提議，增出中文晚報，名曰《中外新報》，始為兩日刊，繼改日刊，為我國日報最先之一種。《中外新報》為《孖刺報》之中文版。初該報因印刷《中英合璧字典》，曾購中文活字一副，旋從伍廷芳之建議，附刊中文報紙，即延伍氏主其事。西人對於中文報紙之經營，當然非其所長，且在斯時，華人之有報紙，實為創見，辦理尤非易事；故名為《孖刺報》所有，實為華人單獨主持，所有一切營業權利，皆屬華人，而《孖刺報》只每年享有若干權利，以為報酬而已。」

《中外新報》出版了六十三年，直至一九一九年才停刊。

《遐邇貫珍》是本港中文報刊的鼻祖，創刊於咸豐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年）八月一日。直至咸豐六年（公元一八五六年）五月停刊，一共出版了三十三期。

《遐邇貫珍》這份刊物名稱，乃取自章東耘在其創刊號的題詞。題詞中有「創論通遐邇，宏詞貫古今」之語。

這份刊物出版了三年，曾先後三易其帥。一八五三年創刊時，由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主理；一八五四年，改由奚禮爾（Charles B. Hillie）主理；一八五五年，再由理雅各（James Legge）主理。

《遐邇貫珍》每期只印刷三千份，同時只在香港、廣州、廈門、福州、上海和寧波等地銷售，每份十五文。但流傳不廣。

《遐邇貫珍》有點類似今日本港「雜誌式」報紙，內容豐富，多姿多采，包羅萬有。有反映當時的社會、經濟、法律、金融、人口情況的文章，亦有介紹西方的科學、技術、地理、政治、天文、歷史、醫學、時事新聞和宗教等類的文字。這

是一份很有價值的報刊。

《遐邇貫珍》出版的時代，正是中國大陸翻天覆地的時代。這份刊物中有一篇名為「西興括論」的文章，評述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義，攻陷南京，成立太平天國，並且定都南京。言簡意賅。

我們也可以從《遐邇貫珍》中得悉當年本港的政制。政府機關名稱，今昔迥異。例如行政局昔日稱為「佐理堂」；立法會稱為「創例堂」；最高法院稱「臬憲」；裁判司稱「刑訟司」等。

關於香港的名稱，《遐邇貫珍》亦有述及：「香港乃海隅一小島，周圍約一百里群山攢聳，山中惟產花崗青石最饒，溪澗紛紛噴流，山泉極其甘冽，香港必由此得名。」

《遐邇貫珍》亦有述及香港的人口和行政立法機關等問題。

「此外此地亦歸英國時，居民稀少，多屬隨趁捕魚之人，設舖種地，魚汛既過，既復而他徙，總計彼時港中居民不逾二千，今則不下三萬二千矣。此外尚有諸多英吉利等國人，並天竺國等處人民，俱不在此數。」

「官此土者，有總督一缺，兼管五港貿易事務。輔之堂二，一稱佐理堂，凡總憲辦理公務，與其參與，事與職官任之。一稱創例堂，凡本港應創則例，與其議創，兼以職員官紳任之。次之總督者，則有撫台，兼管軍營，品同總兵。其次則有牧師，總管傳道教牧，倡奉上帝，鼓舞士兵庶習經行善。其次有臬憲，審斷重要案件。至細故小案，俱屬刑訟司，協同撫民紳一二員訊斷。」

這份稱為《遐邇貫珍》的報刊，乃由英國倫敦傳道會屬下英華書院創刊。英華書院於一八一八年在南洋馬六甲創校，一八四三年遷港。

註一：請參閱《華僑日報》一九九四年六月五日「報慶時刊」。

(三十五) 香港人力車興衰史

早期香港人力車相當流行，可是流行了一個世紀之後，終於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無法逃過被淘汰的命運。今天，我們只見天星碼頭有四架人力車的蹤跡。只是聊供遊客瀏覽而已。



人力車

人力車是日本人發明的。一八六一年，由一個傳教士引進本港。因為它來自扶桑，故此又稱「東洋車」，又因車身髹上黃色漆油，故此又稱「黃包車」。不過，香港人統稱人力車。

早期香港街道，車輛很少。就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市面行走車輛，亦不超過一百多輛。不過，那時人力車車費，絕不便宜，並不是一般普羅大眾能夠負擔得起的，人們通常都是徒步而行。

當時本港主要的陸上交通工具就是人力車和轎子。人力車和轎子，各擅勝場。人力車可以在大街小巷行走，而山頂或半山區，實有賴轎子代步。一八八八年，山頂纜車已通車，但半山區富商如保羅·遮打、庇理羅士、摩地之流，上山下山，仍以轎子代步。不過，所坐的轎子，是他們自己專用轎子，轎伕也是自僱。二十世紀初期，能夠綽到擁有專用人力車的，除了這些銀行鉅子，洋行大班、買辦和富商巨賈之外，還有塘西紅牌阿姑。這些紅妓女，不少都擁有專用人力車。其餘都是出租的人力車。

自從一九三二年起，政府對轎子、人力車、人力貨車實施發牌制度。連人力車伕也要領牌。人力車中，妓女專用人力車，其牌照貴得驚人。每年須納牌照費七十二元！（不可不知，一九二九年物價，叉燒飯每碗一角五仙。）現將一九三二年轎伕、手車伕車牌費列後：

- （一）自用轎：每年牌費二元。
- （二）自用人力車：每年牌費二十元。
- （三）娼妓自用人力車：每年牌費七十二元。

自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引入本港的人力車，很快就在本港立地生根，而且打出天下，成為本港陸上交通的天之驕子。它的地位，只能夠以今日的士媲美。全盛時期，本港人力車數量，竟達一千七百架之多。

戰後初期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九龍官涌和港島三十間都有車仔館，供人力車伕住宿。其中一家車仔館在官涌白加士街五十五號地下。車仔館老闆姓蔡，海豐人。由他經營代理的人力車不下數十架。

實際上，這家人力車公司東主是一位名喚周耀庭的律師，他將人力車經營權交由

蔡氏代理，包括車伕僱用條件和車費等。

那時，西營盤和紅磡，都設有製造人力車工場。蔡氏工場在紅磡蕪湖街。這家工場兼造修理工作，碰？人力車扶手、車輪、車軸或車廂破壞等情況，就要拖去修理。在他車仔館工作的車伕，以海豐人為多。人力車伕工作時間，分為早、晚兩更。每個人只能做一更。

由於人力車伕收入很少，為了解決他們的食宿問題，經營者有必要設車仔館。蔡氏官涌的車仔館，就是為他們提供住宿。車仔館建了很多三層碌架？，每張碌架？可供兩人住宿。整間車仔館，可容七、八十人。同時又在屋內開設熟食檔，專賣門？炆鹹酸菜、煎牙帶魚、菜脯炒蛋、大眼雞、鹹鴨蛋、白飯、白粥和燒酒等。通常人力車伕聚腳的地方，都是在街頭當眼處，以便熟客容易找。例如尖沙咀山林道口、摩地道口、旺角山東街口、上海街金唐酒家街口、佐敦道碼頭等處。他們載客每程收費，約收五毫至七毫不等，視乎路程遠近而定。

後來，由於道路交通起了很大的變化，對人力車來說，不無影響。一九三三年，中華巴士公司和九龍巴士公司分別投得港九兩地經營公共汽車專利權，從此港九兩地，都有巴士行走，人力車生意，不免受到影響。

香港淪陷時期，因受到戰火蹂躪，巴士數量銳減。一九四二年，只有二十多部巴士，在馬路行走，電車只有一百多輛。這段期間，人力車成為一枝獨秀，在港九街道成為天之驕子。

戰後初期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正是人力車的黃金時期。因為那時其他公共車輛較少，又適值韓戰，期間很多美英戰艦陸續來港補給和渡假，為人力車伕帶來一筆生意。

根據一九四二年統計，那時本港人力車大約有八百多架。

人力車伕分為早、晚兩更。早更大約五點多鐘起床，到茶樓飲完茶，就開始工作，直至黃昏時份，返回車仔館交更。夜更的就由這時刻開始，直至黎明時份收工。大熱天時，人力車伕多赤裸上身，只穿短褲，腰纏腰帶銀包，搭一條毛巾。腳穿皮鞭鞋，它是用皮或膠做鞋底。皮鞭一端，有一皮捲，可穿腳趾，又有一條皮帶，綁緊腳背。這種皮鞭，輕便易行，是人力車伕的涼鞋。

遇？大風雨時，人力車伕戴？竹笠，身穿蓑衣，又把車篷拉下，連車前也要用帆布遮掩。

六十年代開始，公共車輛大行其道，車費便宜，大受市民歡迎。人力車被搶去不少生意，影響所及，人力車生意一落千丈。

一九六二年起，當局已停止發人力車牌照，人力車漸趨式微，最後終於難逃被淘汰的命運。